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

兼稽考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

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

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

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人端木賜子貢衛人言語

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

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

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黜子皙浴沂

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齊人字以

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並魯人樂欬亡頰會同字子

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

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

字者粵巫馬施頰之僕子叔申棖子續商瞿子木並魯人

人遠瑗伯玉衛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申

黨一作續者止字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顓

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

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井疆高柴子羔並魯人公肩

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亡公西箴

魯人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廉

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

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巽子歛字俱

並魯人粵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燕伋

亡樊湏子遲齊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亡原憲魯人

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拆公首夏

子乘施之常子恒並亡公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

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並魯人字子象者縣亶石作

蜀子明並亡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奚谷箴子

皙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並亡字子丕

字子丕者曰惟秦商楚人秦冉字開顏祖字襄並下

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

高一作刻子驕鄒單子家並下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

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

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

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

銓次豈緣聲律不避之臯莫敢自恤尚同好事之君

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正義

縣成縣音玄

公祖句茲句音

句井疆句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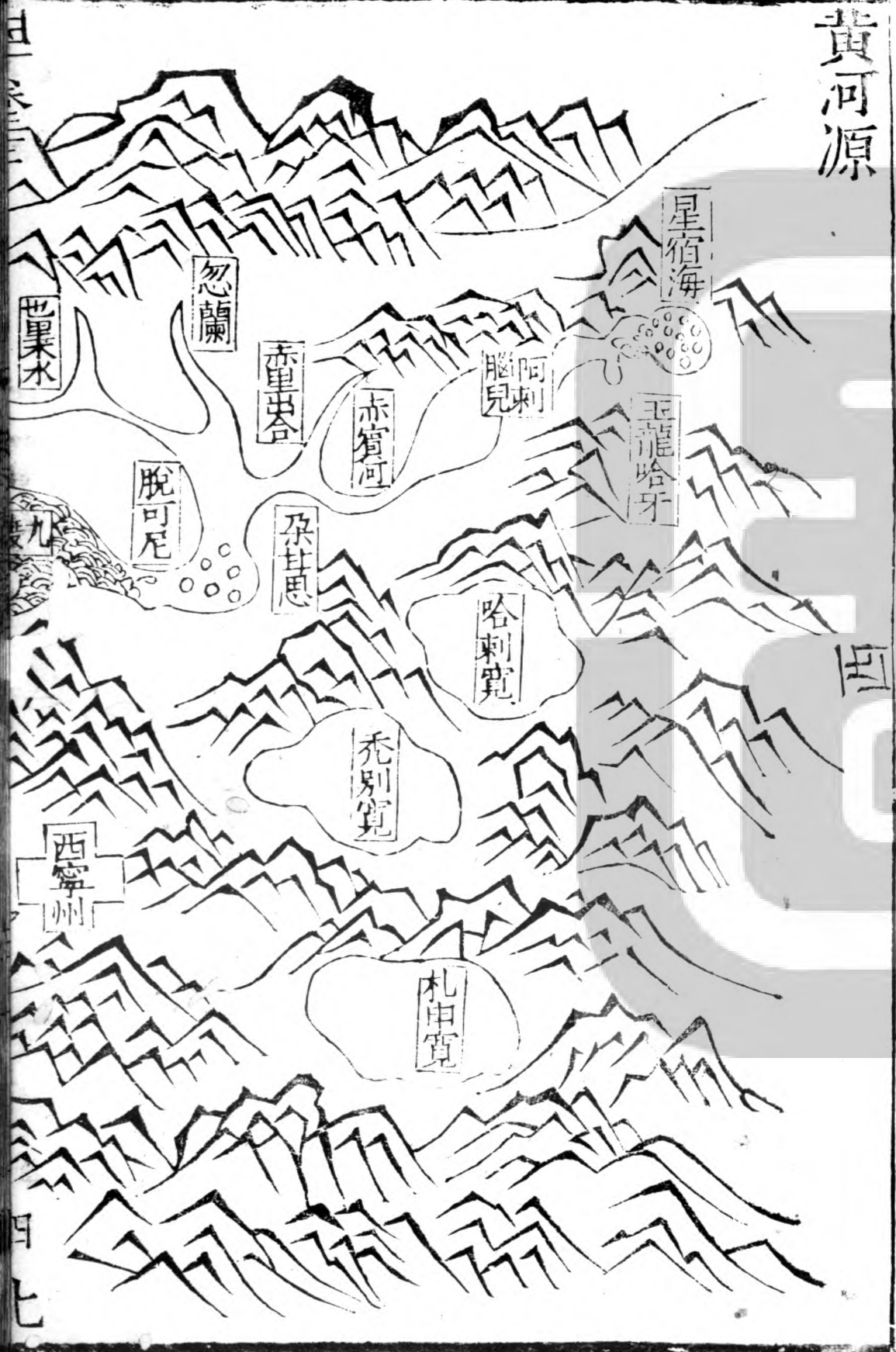
宓不齊宓音密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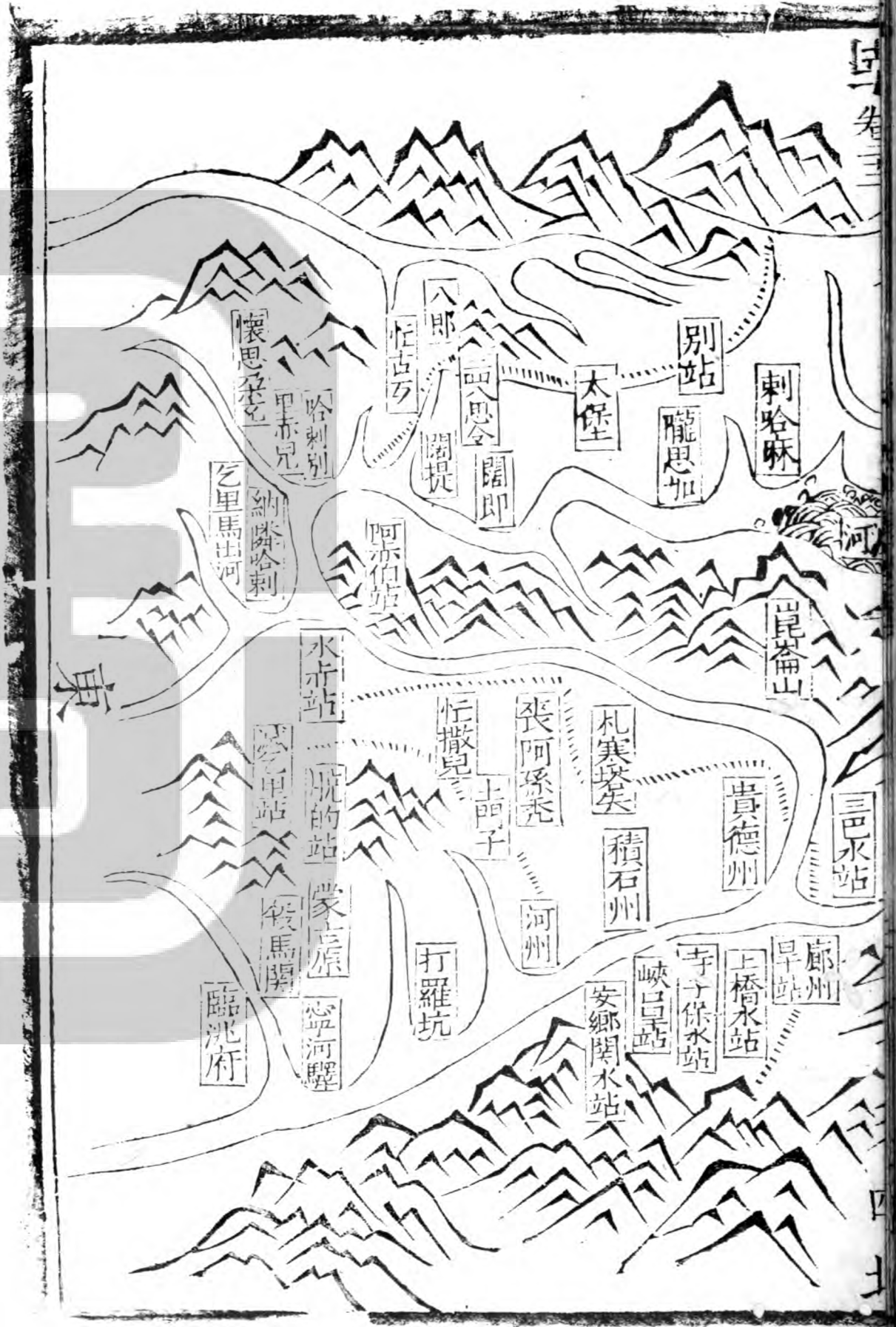
漆雕峻音亦者反

邾巽邾音圭

鄒單上音苦堯反下音善

黃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 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
 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
 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滂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
 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
 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
 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闊公一日語昂霄余
 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
 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 世祖皇帝至元
 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
 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

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闊闊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城不廻力沮遂

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

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
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
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
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
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
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
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
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
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
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

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
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
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
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
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
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
程至蘭州其下過北上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
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

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瑤華

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士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閼闐嘻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

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

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 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 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

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
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
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
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
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
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
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
望取於群臣者不得也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
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
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
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
龜壘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
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
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
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至松江見 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
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

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壘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嚙

置洞口怒視如前頃史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

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姚文公

燧

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

有一人秀麗間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中櫛即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

黃球後顯官者

曰我以此

女爲汝妻女即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嘉興具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

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

叶

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

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
歎天道何憐憐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
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駕鴛並玉
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
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輶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
井忽登群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
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
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
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陪於

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
字亦折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
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
如是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
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
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
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
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

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
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
隱括其姓如此耳

樵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
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
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竒中試往叩焉且語
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
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
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
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

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
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
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
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
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
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
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徃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
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
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
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旣而

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
郊迎徃千戶宅設太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
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
一莫知何者爲已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
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
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
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荅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旣與
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
外回都携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
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

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
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嬾散六
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
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
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
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尚也
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
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
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蕭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

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子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閔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逆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

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繒贈之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母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

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
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訛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
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
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
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
士承旨阿目茄八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
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畧畧娘子十有五人皆
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
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

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
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
之事極驗時皆以爲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爲本
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
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
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五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
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左脇下
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春

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二

